

卷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朝類苑卷第十
十一
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
時 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不以訪公
因言君臣之間能令終始者蓋難也蘇子瞻云 東軒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一
名臣事迹

元大參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
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二卿帥於府昔老
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窻扉及泉池釣
游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建一巨堂榜曰碧落手
詩寫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
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贍之氣
殊未衰歇未幾果以翰林詔歸為學士俄而又參熙
寧天子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為後進之
大勸 見細山野錄

馮文懿

仁廟初纂臨昇袞冕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已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小起晚恐替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休謂會首台丁晉公適在藥告惟馮相拯在中書覆奏曰乞候丁謂出廳商議殆丁參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責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中覆何必須俟某出廳足見碩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憫南貶日丁當肅筆謂馮相曰欲與竄崖又異涉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除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適當馬相秉筆謂魯參日鶴相始欲貶寇於崖嘗有

鯨波之嘆令暫屈周公涉鯨波一巡音鑿崖湘山野

二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幹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極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趙參政

趙參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試受其辭氣明俊擢實

甲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元從遊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副使時陳象與董儼俱為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

生俱少年為一時名俊梁顥嘗又與公同幙五人者是夕會飲於樞第甚觴孤矢未嘗虛日無何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遂夜候馬首聲喏象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嘖曰陳三更董半夜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司馬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蓋豪猾輩畜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姦人死其堤使潰公知之仗劍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其蠹遂絕又忽澶河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藉禁卒殺羊為酒募豪右出資散卒負土護之皆樂不從數日水退城宇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詔乘疾置赴中書太宗笑謂公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以上出東軒筆錄

孫宣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善講說

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乃罷諸王侍講須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會

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為解疑論以示郡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為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讀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

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鑑之助時莊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 上與太后雅受重之每進見常加禮父之上表致仕 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敦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兗州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奭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並詔羣臣賦詩翌日奭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

子三章賜襲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詔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謚曰宣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底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官諫爭毅然有古風采精力爭同定論語爾雅孝經正議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纂七祠時享獻神齊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上七十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元三獻宗廟不備貳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

帝嘗祀設五帝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定時習禮者少又憚改作其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於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金坡遺事

寇萊公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元方略可施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奏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論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

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列萊公公荅拜曰參政勉之廼日引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魏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東軒筆錄

二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官言寇萊公始謫為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竟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蹙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曰語了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後丁自朱崖移道

州表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盡言晉公之爲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倦雜錄

二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

人迎祭于道斷竹挿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于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于石

本傳名臣朝

四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羹汚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大愧恨之章聖旣倦政而丁謂曲意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係望講社稷之丕謀引望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扶起慰諭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

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皆謂所爲也赴雷州時道出公安剪竹挿於神祠之
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
國家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
言準無辜被誣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祭酒衡州司馬蓋上知其無辜將復其位
其月死於貶所年六十三尋復官爵謚忠愍及上
即位北使至賜宴唯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元荅丁謂令譯者
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撫南夏非
父即還東軒筆錄

五

天禧末

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

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

仁宗策

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

引李迪楊億曹偉盛度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九
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
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
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真宗上仙乃指
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
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
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

遂下詔滿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
部尚書謚曰文九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詔雪之故
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乃屏儲

極蓋謂是也

丁晉公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
寶陀山在朱崖作矜集百餘篇皆為一字題寄歸西
洛又作天香傳叙江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
名詩又集近人詞賦而為之序及佗記述題詠各不
下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
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鬣鬚無班白
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
轉軍使以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
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
佛書以沈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
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不

變不恒真異人也並東軒筆錄

陳康肅

真宗欲擇臣僚善弓矢羨儀彩伴虜使射弓時雙備
者惟陳康肅堯咨可焉陳方以詞職進用時晏元獻
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無巨細皆咨訪之

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論之時
康肅燕國馮太夫人尚在閩範嚴毅陳曰當白老兒
不敢自輒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
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闕閱
忍乎因而無報 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
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慌然不諭
次日稟奏 真宗不免笑而問之曰朕為不曉此一
句經議因問卿等止黜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出湘

張洎

張洎在圍城中作臘九帛書間道求北戎之援為邊
 候所得洎歸朝 太祖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
 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 太祖厲聲曰汝國彌蕃
 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為之誰之過也洎曰當危
 難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之不為臣所作帛書
 甚多此特其一耳上喜之曰忠臣也召坐慰勞之

魏 王別錄

崔遵度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 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
 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曰惟
 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

清潔字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
 檻之外以避頽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
 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東軒筆錄

竇尚書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
 盧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於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
 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
 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
 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第儼侃僭僖並舉進士父禹

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家
法爲一時之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
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儀至禮
部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併
爲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祕閣併亦有文爲晉府記室
出

楊文公談苑

二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
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
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令
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出

金坡遺事

錢思公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尤所
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
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
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
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不悟也余官西都
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廬陵居士集

二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一平生不足者不得於
黃紙書名每爲恨也名出歸田錄

王文穆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
任官鄂渚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
亟遷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
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文穆昔歲行圍田道中
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
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孰視刺字乃唐相
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
後公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公黜所又輟
俸修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勝蠻云
真宗封岱祠汾雖則繼述先志昭荅靈貺中外臣民
協謀同欻然實由文穆之力贊焉故章聖禮畢登太
山順階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昊
天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欽

若與隋史萬歲討蠻入峒遇碑云萬歲後遇此頗相
類文穆王公不惟被章聖顧遇至於明肅太后亦
深眷焉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而誤投沂
公以聞植坐追傳文穆以不知特寢不問故植之
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

孫資政

青箱雜記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營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白
當選驛者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
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
仁廟聞而嘉之

倦遊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一